

唐代叢書

限 期 表

書 名 借 出 還 還 期

唐代書畫

甘澤謠

唐 袁郊撰

韋騶

韋騶者明五音善長嘯自稱逸羣公子舉進士一不第
便已曰男子四方之志豈屈節於風塵哉遊岳陽岳陽
太守以親知見辟數月謝病去騶親弟驟舟行溺於洞
庭湖騶乃水濱慟哭移舟湖神廟下欲焚其廟曰千金
估胡安穩獲濟吾弟窮悴乃罹此殃焉用爾廟爲忽於
舟中假寐夢神人盛服來謁謂騶曰幽冥之途無枉殺

者明公先君昔爲城守方聞讜正神鬼避之撤淫祠甚
多不當廢者有二二神上訴帝初不許固請十餘年乃
許與後嗣一人謝二廢廟之主然亦須退不能知其道
進無以補於時者故賢弟當之耳倘求喪不獲卽我之
故當令水工送屍湖上騶驚寢其事遽止遂命漁舟施
鉤緦果獲弟之屍於岸是夕又夢神謝曰鬼神不畏忿
怒而畏果敢以其誠也君今爲人果敢昔洞庭張樂是
吾所司願以至音酬君厚惠所冀觀咸池之節奏釋浮
世之憂煩也忽睹金石羽籥鏗鏘振作騶甚嘆異以爲

非據曲終乃寤

魏先生

魏先生生於周家於宋儒書之外詳究樂章隋初出遊
關右值太常考樂議者未平聞先生來競往謁問先生
乃取平陳樂器與樂官林夔蔡子元等詳其律度然後
金石絲竹咸得其所內致清商署焉太樂官歛帛二百
段以酬之先生不復入仕遂歸梁宋以琴酒爲娛及隋
末兵興楊元感戰敗謀主李密亡命雁門變姓名以教
授先生同其鄉曲由是遂相來往常論鍾律李密頗能

先生因戲之曰觀吾子氣阻而目亂心搖而語偷氣阻者新破敗目亂者無所主心搖者神未定語偷者思有謀於人今方捕蒲山黨得非長者乎李公驚起捉先生手曰既能知我豈不能救我歟先生曰吾子無帝王規模非將帥才畧乃亂世之雄傑耳李公曰爲吾辯析行藏亦當由此而退先生曰夫爲帝王者籠羅天地儀範古今外則日用而不知中則歲功而自立堯詢四岳舉鯀而殛羽山此乃出於無私漢任三傑納良而圍垓下亦出於無私也故鳳有爪吻而不施麟有蹄突而不廢

者能付其道而永自集於時者。此帝王規模也。凡爲將帥者。募建太一旗。驅無戰之師。伐有民之罪。乃彫戈旣授。玉帛斯張。誠負羈之有言。那季良之猶在。所以務其宴犒。致逸代勞。修其屯田。觀時而動。遂使風生虎嘯。不可抗其威。雲起龍驤。不可攘其勢。仲尼曰。我戰則克。孟軻云。夫誰與敵。此將帥之才也。至有衷其才智。動以機鈴。公於國則爲帥。臣私於已則曰亂盜。私於已者。必掠取財色。屠其城池。朱亥爲前席之賓。樊噲爲升堂之客。朝聞夕死。公孫終敗於邑中。寧我負人。曹操豈兼於天。

下。是忘輦千金之賜。陳一飯之恩。有感謝之人。無懷歸之衆。且魯史之誠曰。度德連山之文曰。待時。尙欲謀於人。不能惠於已。天人厭亂。歷數有歸。時雨降而祇禋除。太陽昇而層冰釋。引繩縛虎。難希飛兔之門。赴水持瓶。豈是安生之地。吾嘗望氣汾晉。有聖人生。能往事之。富貴可取。李公拂衣而言曰。隋氏以弑殺取天下。吾家以勲德居人表。振臂一呼。衆必響應。提兵時伐。何往不下。道行可以取四海。不行亦足王一方。委質於時。誠所未忍。汝直暨儒。不足以計事。遂絕。邴生因寓懷賦詩爲鄉。

里發覺李公脫身西走所在收兵北依黎陽而南據洛
口連營百萬與王世充爭衡首尾三年終見敗覆追思
魏生之言卽日遂歸於唐乃授司農之官後復桃林之
叛魏生得道之士不志其名蓋文貞之宗親也

嬾殘

嬾殘者唐天寶初衡嶽寺執役僧也退食卽收所餘而
食性嬾而食殘故號嬾殘也晝專一寺之工夜止羣牛
之下曾無倦色已二十年矣時鄴侯李泌寺中讀書察
嬾殘所爲曰非凡物也聽其中宵梵唱響徹山林李公

頗知音能辨休戚謂嬾殘經音悽惋而後喜悅必謫墮
之人時將去矣候中夜李公潛往謁焉望席門通名而
拜嬾殘大詬仰空而唾曰是將賊我李公愈加敬謹惟
拜而已嬾殘正撥牛糞火出芋啗之良久乃曰可以席
地取所啗芋之半以授焉李公捧承盡食而謝謂李公
曰慎勿多言領取十年宰相公又拜而退居一月刺史
祭嶽修道甚嚴忽中夜風雷而一峯頽下其緣山磴道
爲大石所欄乃以十牛縻絆以挽之又以數百人鼓噪
以推之力竭而愈固更無他途可以修事嬾殘曰不假

人力我試去之衆皆大笑皆爲狂人嬾殘曰何必見嗤
試可乃已寺僧笑而許之遂履石而動忽轉盤而下聲
若雷震山路旣開衆僧皆羅拜一郡皆呼至聖刺史奉
之如神嬾殘悄然乃懷去意寺外虎豹忽爾成群日有
微傷嬾殘曰授我筆爲爾盡驅除衆皆曰大石猶可推
虎豹當易制遂與之荆挺皆躡而觀之纔出門見一虎
啣之而去嬾殘旣去之後虎豹亦絕踪跡李公果十年
爲相也

圓觀

圓觀者大歷末洛陽惠林寺僧能事田園富有粟帛梵
學之外音律貫通時人以富僧爲名而莫知所自也李
諫議源公卿之子當天寶之際以遊宴歌酒爲務父愷
居守陷於賊中乃脫粟布衣止於惠林寺悉將家業爲
寺公財寺人日給一器食一杯飲而已不置僕使絕其
知聞惟與圓觀爲忘言交促膝靜話自旦及昏時人以
清濁不倫頗拓譏誚如此三十年二公一旦約遊蜀州
抵青城峨嵋同訪道求藥圓觀欲遊長安出斜谷李公
欲上荊州三峽爭此兩途半年未決李公曰吾已絕世

事豈敢途兩京。圓觀曰：行固不由人，請出從三峽而去。遂自荆江上峽，行次南泊，維舟山下，見婦女數人，儻達錦檔，負人而汲。圓觀望而泣下曰：某不欲至此，恐見婦人也。李公驚問曰：自此峽來，此徒不少，何獨泣此數人？圓觀曰：其中孕婦姓王者，是某托身之所。踰三載，尙未婉懷，以某未來之故也。今旣見矣，卽命有所歸。釋氏所謂循環也。謂李公曰：請假以符咒，遣某速生。少駐行舟，葬某山下。浴兒三日，亦訪臨，若相顧一笑，卽其認公也。更後十二年中，秋月夜，杭州天竺寺外，與相見。公之期

也李公遂悔此行爲之一慟遂召婦人告以方書其婦人喜躍還家頃之親族畢至以枯魚酒獻於水濱李公往爲授朱字圖觀具湯沐新其衣裝是夕圖觀亡而孕婦產矣李公三日往觀新兒襁褓就明果致一笑李公泣下具告於王王乃多出家財厚葬圖觀明日李公廻棹言歸惠林詢問觀家方知已有理命後十二年秋八月直詣餘杭赴其所約時天竺寺山雨初晴月色滿川無處尋訪忽聞葛洪川畔有牧豎歌竹枝詞者乘牛叱角雙髻短衣俄至寺前乃圖觀也李公就謁曰觀公健

否却問李公曰真信士矣與公殊途慎勿相近俗緣未盡但願勤修勤修不墜卽隨相見李公以無由敘話望之潜然圓觀又唱竹枝步步前去山長水遠尙聞歌聲詞切韻高莫知所謂初到寺前歌曰三生石上舊精魂賞月吟風不要論慚愧情人遠相訪此身雖異性長存又歌曰身前身後事茫茫欲話因緣恐斷腸吳越溪山尋已遍却迴烟棹上瞿塘後三年李公拜諫議大夫亡年亡

金華子雜編

唐 劉崇遠撰

高祖太宗之興也，革隋之失，乃定民之賦租，務從優減，稅納逾數皆係枉法。兵興之後，因亂政經，天下騷擾，盜賊洊起，六合哀業，世無完城，復以失民心之致哉。乾符中，所在猶皆平寧，故老童孺多未識兵器。鄉間或忽有遺火沿燒，不數舍而士庶驚擾，奔迫狂駭，逾時不息，惋嘆之音，謂極于羅毒也。不數年後，大浸滔天，九有無復，息肩遺賊，反復偷安，兵革則向來之荼苦猶甘薺焉。